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九十六回 銅臭陣耗星吐氣 烈燄關忍漢標名

卻說酒魔被苞茅仙子以甕頭拋去，欲收此孽，絕卻天下之迷。豈知天欲留之，以為世用，故被逃脫。妖風驅動，竄到金庫山上，息於老松樹底。想到苞茅仙子前來擋定，未能誅得三緘師徒，以滅道種，心甚不樂。欲得一三緘仇敵，導其途以誅之，而心始遂。懷思及此，忽聽山下有人歌曰：「今自古，古自今，世上無我不精神。有些翻山越水來謀我，有些懷奸使詐為吾身。運否呼我我不應，妻兒子女難活生。時來無處不遇我，一家歡樂慶盈寧。倏然而吾口中，吐出高樓大廈；倏然而吾身內，生出田地村莊。道法兒雖不及廣化天尊那翻天印，卻能把天下人等迷弄得濁濁昏昏。」歌罷，直上山來。

酒魔視之，乃一偉人，手持金磚，貌極兇惡。酒魔呼曰：「持金磚而謳歌者為誰？」持磚者曰：「吾乃金精老道也。」酒魔曰：「爾向何往？」金精曰：「閒來無事，遊玩山崗。爾又何人，倚松而坐？」酒魔曰：「吾乃曲孽老道也。為虛無子擇地投生時有隙於吾，久欲報之不得。前日偶逢四豔與三緘戰敗歸來，向吾言之，吾欲復前仇，為設酒海大陣。三緘師徒業已困於其內，又被苞茅仙子將陣破卻。吾敗逃此地，心中耿耿，撫躬自憾，雖能迷人於後世，不能現報於當時。」金精曰：「是人與吾亦結仇於游神之日，不知尚可追及否？」曲孽曰：「去此不遠，爾乘風空際，視之自見。但願爾去誅及三緘小於，絕此道種。吾將入世敗道亂德，以迷世人矣。」言訖，化陣清風，一股酒氣熏蒸，散佈四方而罷。金精老道得聞曲孽之言，駕動風車，雲頭高望，果見三緘師徒且行且止，遂於前面設銅臭陣以待之。

三緘師徒由村越嶺，征途逐逐，不分日為何日，月為何月。

只見桃花放處，知春至矣；菊蕊開候，知秋來矣。春秋幾易，大道未成，兼之沿途所遇鬼怪妖魔多端挫折，在道根淺拙者，早已淡厥心矣。所以古往今來，成道者寥寥無幾。以人非堅玉，不能琢之使成器也。三緘係仙子根種，受盡折磨，尚未凜心。

故四豔陣中，色不能迷；曲孽戰場，酒不能害。此係贊歎腳跟之穩，有非凡夫俗子所可及者，始不具論。

且說師徒自離酒海，深感苞茅仙子提攜大德，朝夕不忘。

是日在途奔走太急，力已疲矣，思得一息肩之所，停養數日，再著征鞭，乃命狐疑前途尋覓。狐疑得命，乘風觀望，遙見一村黑霧騰騰，萬戶千門，不知屬何地界。風車按下，墜落於斯。

訪諸行人，行人曰：「是乃辟谷者也。」狐疑曰：「何為辟谷？」行人曰：「此村父老傳言，前有道士修道村內，道果成日，不食粟米，可以無饑。適逢年歲大荒，道士教以辟谷之法，全活村人無算，故今以辟谷呼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可有妖魔乎？」行人搖首曰：「是村從未有此。」狐疑曰：「遠方遊人能容棲止否？」行人曰：「西村南村人極慳吝，惟東村一帶樂善者眾，棲止必應諾焉。」狐疑一一訪明，然後歸告。

師徒陸續向東村而投。及到村中，桑麻菽粟，鄉井敷榮。

綠野青疇，高下遍是。三緘極目，不勝欣喜。狐疑曰：「師游此地，何樂如斯？」三緘曰：「風俗醇厚，一矚目間，不禁使人怡然自得。」正言及此，忽然狂風捲拂，銅臭逼人。霎時黑霧迷漫，不分南北。三緘驚曰：「前途必多妖物。諸弟子有法器者，各持在手，以備不虞。」一時繡霧、雲牙、三服、樂道等各持法寶，擁著三緘而行。

行約里餘，昂首視之，見有一門，現於霧內，額題「蜻蚨」二字。三緘師徒不知金精設下銅臭陣，埋頭直入。剛入門來，遍地蜻蚨，堆砌如山。金精舉口一吹，蜂擁而至。三緘師徒各以寶器揮之，蜻蚨紛紛墜落在地。金精怒曰：「三緘野道，敢隨吾入此門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且稍待，吾即來矣。」復入一門，上書「白鏢」二字，遍地白氣，密布如霧。三緘師徒同入其中，金精仍然用口一吹，無數白衣大漢，各以白鏢爭獻師徒。師徒不顧，即持白鏢打來。三緘展開隱身旌，將師徒隱著。

白鏢亂墜，幸不沾身。俟白鏢墜餘，三緘使起飛龍瓶，現出金龍，來抓金精。金精又敗入一門，三緘隨後追至，仰視額上，「黃金」二字，其大如斗。師徒入，金化為山，為水。三緘拋起腸絛子直向金化山水繞去。誰知腸絛子善束妖物，不惟不能束金帛之屬，反見金白墜地不動。三緘見腸絛子不能伏之，持劍亂揮。驟來黃衣偉人，皆為揮倒。金精曰：「三緘野道，既破吾三門矣，敢入吾萬寶門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設三門陣法，俱破之甚易，諒此萬寶，頃刻可破也。」言罷，率諸弟子，一擁而入萬寶門中。金精吹了一吹，萬寶盡化為大漢，或紅鬚黃面，或黃鬚黑面，或綠鬚金面，錯雜不等，齊將師徒圍著。師徒於是如癡如醉，難以得出。

紫霞真人默會知之，速命正心子、復禮子來到銅臭陣，與金精大戰。復禮子以撐天如意打去，金精道人擊以金磚，一往一來，不分上下。戰至半日，二子不能取勝，歸復紫霞。

紫霞真人方欲請凌虛、清虛諸真同破此陣，忽然洞外來一道人請見，紫霞迎入，拱手詢曰：「道長何號？」道人曰：「吾乃硬心老道。前日爾弟子困於四豔，是吾救出。今又困於銅臭陣，爾將何如？」紫霞曰：「前承相救，茲仍請老道拯吾弟子出此重圍。大道成時，亦所賜也。」硬心道人曰：「四豔陣與銅臭等陣，皆難破之，他日塵寰，不知要坑死多少人矣。」紫霞曰：「後來之事，不必預慮。請問老道，如何破此銅臭陣耶？」硬心道人曰：「欲破此陣，離不得大小耗星。」紫霞聞之，遂命正心子去耗星宮裡，以搬二位星官。

不逾一時，星官已到。紫霞厚設仙饌，巨螺親舉，敬以黃梁三盞，曰：「未審二位星官破此銅臭陣用法寶？」耗星曰：「吾肩內所負是也。」紫霞曰：「星官所負，乃煉丹金爐。敢詢此爐有何神妙？」耗星曰：「煉丹金爐與吾爐異，金爐左右有翅，吾爐無翅，名曰『化金』，不怕銅臭陣中千萬財寶，吾將此爐拋去，頃刻消盡。所懼者此爐一日偷下凡間，無論巨富之家，亦可化為烏有耳。」紫霞曰：「是寶起妙。吾弟子受困久矣，即請星官救之。」耗星欣然乘雲而去。來到陣外，一聲大吼，山嶽俱震。金精老道手執金磚立於陣門。耗星衝入，金精吹氣一口，萬寶化為巨漢，各執金銀珠寶，拋墜如雨。二位耗星不慌不忙，緩將所負之爐取下，拋向空際，火光亮處，墜於地中。巨漢所拋金銀磚等概入爐內，爐下火光齊發，霎時萬寶銷盡無餘，看看收及金精。金精見事不行，飛身而遁。小耗曰：「金精逃矣，如之奈何？」大耗曰：「吾遣耗星隨之，彼即逃向人間，亦不能常常作怪。」於是將爐收轉，救出三緘師徒，師徒拜謝不已。

耗星歸去，三緘率諸弟子又向前征。約走數日途程，來至雄威山，復見黑霧如漆。狐疑曰：「是山又有妖乎？不然，何黑霧飛騰若是也？」三緘曰：「為師歸心似箭，即宵三頭六臂慣食人者，亦要去之。」言畢，師先徒後，挺身而來。剛至山前，陡起一陣旋風，透人骨髓。三緘曰：「有此旋風，必是妖魔。須各舉寶器以待。」言猶未已，師徒身後條來一團黑霧，霧中無數巨漢，不分清白，詈罵聲聲。三緘師徒疾向前趨，前面復起旋風，又來黑霧一團，阻定去路。霧內巨漢齊舉棍棒，罵聲震地，怒目而視。師徒於此腹背受敵，遂困陣中。雖有隱身旌將身掩著，棍棒不能相近，無如四面吹起黑霧，中有數萬巨漢，搜捕三緘師徒，師徒欲出無由。

幸得狐疑脫逃，乘風車四處求救。復禮子雲遊天外，見而詢曰：「爾師又困陣中乎？」狐疑曰：「然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且暫候，吾去稟於師尊，作何籌商，自來回爾音信。」狐疑諾。

復禮子雲車播轉，急歸稟曰：「三緘又為妖困，祈師救之。」紫霞曰：「爾去視明，看此陣勢如何，然後破之未晚。」復禮子得命，來會狐疑，各乘雲車，騰空而視，見陣內黑氣密布，如煙如火。無數巨漢，非詈即擊。人聲濟濟，不啻市廛。觀看逾時，回覆紫霞，言及陣中之勢。紫霞曰：「山妖排陣，所遇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奇者。」遂統正心子、誠意子、復禮子，虛靈子、靈昧子，各持寶器，前來破之。誰知巨漢洶洶，亂嚷亂擊，橫不依理。紫霞師徒敗了一陣，跳出圈兒。

正值無可如何，忽見當頭祥光閃灼，內一仙子，見紫霞而詢曰：「真人何往？」紫霞曰：「吾弟子三緘為妖所困，吾去解救，不意此陣奇怪，反敗下風雲內。」仙子曰：「何陣？」紫霞曰：「不知。」仙子曰：「陣必有名，待吾前去一覽。」紫霞曰：「仙真何號？」仙子曰：「吾萬忍真人也。」紫霞曰：「真人觀陣後，還須相助一二。」萬忍曰：「這是自然，毋容爾囑。」言罷，乘雲而去。

頃之，轉謂紫霞曰：「是乃烈焰陣也，非吾萬忍瓶不能破之。惜乎此瓶未在身邊，吾且歸洞取來，以破此陣。」